

郑州晚报
这厢有“礼”!

继“郑州晚报首届读者节”之后，郑州晚报再次派送大礼。即日起，凡固话尾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尾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份全年《郑州晚报》，将有1名读者获得价值61倍（8784元）的珠宝礼品，将有61名读者获得价值8倍（1152元）的珠宝礼品。

订报热线：67659999

订报地址：郑州市陇海西路80号郑州晚报大厦305室

2010年6月10日 星期四 牛犇 李彬 编辑 陈得荣 校对 平凡 版式 俞敏

生活
喜剧

四十来岁的范春雷是个我本善良的乐天派，作为面临着“中年危机”又怀才不遇的厨子，在家媳妇比自己年轻漂亮还成功，跟儿子称兄弟还找不回辈分，丈母娘又哪儿瞧自己哪儿不顺眼，更倒霉的是一起撞车误会又让自己丢掉了饭店的工作，按理说该“否极泰来”了吧，没想到一个从天而降的易拉罐又让他阴差阳错救了一个带着身孕自杀的小保姆，这起意外事件拉开了他所有麻烦的大幕……

米粒儿逃跑后又回来了

许大来说：“大人有大量。雷哥，你也不是斤斤计较的那种人，是那女的不是东西。破财免灾，算了吧。”老范痛苦的不在钱上：“她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呢？”“心如蛇蝎。女人心，海底针，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凶残，您当初就不该帮她。”“问题是她咋的也是性命啊！”许大来气哼哼地说：“她家亲戚都发话管不了这事，您打了120就仁至义尽了，就不该插手。不是你把她当外人，是你把自己当外人了！”



老范醒悟：“我终于明白那句话了，我的优点是热情，缺点是太热情。”许大来安慰他：“这叫大仁大义。”“可我那几千块钱没了。啥时候能堵上这个窟窿啊？”老范开始考虑现实问题。突然间，范春雷的眼睛直了，许大来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只见一位楚楚可怜带泪痕的姑娘，娇柔婉转，让人无限心疼，正是米粒儿。许大来一下子傻眼了，他的心被米粒儿瞬间秒杀。米粒儿哭着说：“哥，我对不住你。我是想跑来看，一想你给我垫上那么多钱，我什么时候能还上啊……”许大来一赞：“诚实啊！”米粒儿继续说：“可我又忍不住，我又决定回来见你了。”许大来二赞：“浪子回头金不换啊！”范春雷带着米粒儿站在周岚的办公室门外，米粒儿很紧张。周岚一见米粒儿就非常满意：“哎哟，这女孩长得……眉清目秀，透着一股子江南山水的秀气。”老范说：“是，米粒儿是南方人。你这有啥吃的没有？孩子见她紧张，吓饿了。”周岚翻翻抽屉：“有点儿饼干。”老范一点儿不见外，大大方方上前拿过来给米粒儿：“喜欢吃啥样的自己挑，先垫垫。”周岚说：“我给你倒点儿水。”

老范自己找了瓶可乐，“噗”一下开了：“这不有现成的吗？喝点儿可乐吧。你们接着聊。”倒把周岚整得跟来做客似的。老范劝她放松：“你咋这么紧张呀……呼吸……深呼吸……现在啥感觉？”“饿。”米粒儿说。可不，从中午到现在，一直没吃饭呢。

老范有点儿不理解：“深呼吸是治紧张的，怎么还整饿了呢？先见老板，待会儿我带你吃饭。”“老板能要我？”“这话说的，老板比我亲妹妹还亲呢。别担心，好好表现。”老范给米粒儿打气。“哥，你对我太好了。”“还是那句话，我不是对你好，我是指望你赶紧挣钱还我。”老范撇清自己。

“我没技术我能吃苦，我都想好了，随便找份工作，把大哥的钱还上，我再回老家。”许大来三赞：“有情有义啊，雷哥。”老范扭身低声对许大来说：“心如蛇蝎不也是你说的吗？”许大来一梗脖子，正义感洋溢：“米粒儿不是那种人！看面相就能看出来。”

老范看了看米粒儿：“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我有个老乡，说能介绍我进歌厅当服务员，就是在包厢里给人点点歌倒倒酒的那种。”许大来气急败坏：“不行，那地方绝对不行，纸醉金迷，乌烟瘴气！”“米粒儿，你要真愿意吃苦，我这里有工作。”老范诚恳地说：“真的？”“刷碗行不？”米粒儿笑了，如风吹百合，许大来痴痴地看着，晕了。

周岚调整了一下，问米粒儿：“那个……你对哈尔滨熟吗？”米粒儿紧张得颠三倒四：“我喜欢哈尔滨！我什么都愿意做，我什么都会做。您让我做啥都行。”周岚笑了：“哥，你想让这姑娘做什么呀？”“洗碗工、勤杂工，什么都行。”“你原来没做过服务行业吧？”老范接茬儿说：“做过……呃，保姆算吗？”周岚说：“我看还是多熟悉熟悉咱们餐饮业吧。哥，你先带米粒儿熟悉一下环境，还是从基本工作做起，如果适应咱们再调整岗位。”

周岚接着给米粒儿安排住宿，叫了个叫赵薇薇的领班进来，让她领着米粒儿去集体宿舍，顺便办手续。米粒儿给安排在后厨了。她还没上班，第一天来饭店，从里面一走过，就把后厨的厨师们（全是男的）都给震了。

朝阳初升，薄雾渐渐散去，老范家的小院从雾中一头扎进阳光里，脱离了混沌，显得静谧安详。黄瓜架上的黄瓜一条一条青翠带刺，西红柿像小灯笼一样挂着，青红相间，分外好看。小雷养的小兔子在窸窸窣窣地吃着菜叶，水龙头上的水珠颤巍巍地，一滴一滴，缓缓落下……

又是一个早晨，又是清新的一天。早点摊前，老范标志性的红头盔搁在油渍麻花的钱柜子上，一根根金黄色的油条在锅里欢快地滚动着，老范甩着膀子在锅边炸油条，那架势，那造型，就一个字——酷！年轻的小摊主站在边上瞪大眼睛，眼神跟看稀罕怪物一样。

生财
之道

该书从理财目标、存款、信用卡、银行理财产品、基金、股票、房产、留学、购买黄金等诸多方面，构架整个家庭以及普通人的实用理财的脉络，可作为大众理财的普及扫盲版本，改变了“只有富有阶层才有理财之需”的概念。

扼住冲动中的魔鬼！

但实际上控制冲动消费的最好方式，就是要进行理财和消费规划。您要把您的钱用到真正需要的事情上，而且一旦决定了就一定要把这些钱专项搁放在那，专款专用，不要去轻易挪用（在这个意义上，找个当会计的老婆是有优势的）。另外，您需要有固定的投资项目，形成纪律性的约束，比如基金定投，甚至买房和一些对开放期有限制的信托产品。其次您还需要尽量减少您的信用卡数量，并且将信用卡的使用频率减少到一个相对的底线。最后，我觉得最关键最基本的还是要释放您的压力，前面我们提到的购物狂的三个级别，其实总体上来说都属于一种情绪情感压力。我们要学会释放压力，在释放的过程中，要用各种方式去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而不是通过单一的方式——购物去刺激它。

针对对方集团军的“阴谋”，我们也需要有一些防范措施。去超市的时候，先列购物清单，免得心慌意马，该买的没买，不该买的买了一堆；而且在超市要学会低头，就是向货架的下面几层看，恐怕才是您最需要的物美价廉的东东。而且，通常大超市的自营商品性价比超高，自营商品是指挂着大卖场的品牌，委托厂商代制的商品，如洗手液、洗涤剂、家庭清洁用品等，便宜是因为仗着自己的底盘和渠道不用另付广告费了。

换季要购新装的时候，咱们先了解一下下季流行资讯，再清理一下库存，盘活存量，巧用增量，用典型新品和配饰解决问题。我自己的体会说出来不知会不会找骂，我觉得对于经常面对客户的职场中人应尽可能地买品质好的衣服，当

然它们通常价格较高，可带来的感受会完全不同。因为价高，您不会买很多；因为感觉不同，您会慢慢地看不上其他的衣服，选定适合自己的品牌，既容易形成风格，也方便互相搭配，会让您每个时候都漂亮。我们买衣服的时候，常听到的说法就是“又不贵，拿回去随便穿”呗！听听，拿回去，真跟不要钱似的！哪能随便穿呢，女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整齐光鲜，哪怕只是出去散步、倒垃圾，都应该是美丽的。

原因很简单：谁知道您会不会碰到意中人呢，您总不希望他对您的第一印象是蓬头垢面、邋里邋遢吧？或者，碰到您的旧爱，好像没了他您就自毁长城，不管不顾了似的。我的一个做贸易的女友告诉我，她的很多机会来自机场，是她的着装让她如此让人信赖与与众不同。我现在很少为买衣服去闲逛了，把以前的大多数衣服送了人，衣柜也轻松了不少，但却比以前穿得更适合自己。

其实消费规划在家庭理财规划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大家平时总是能把赚钱等投资规划做得很好，但是却不是很注意消费规划。然而对普通人来说，日常消费是非常大的一部分支出，是必须要做规划的。很多人觉得财务有困难，不是因为挣得少，而是因为花得多。正是因为您花钱没有节制，才会觉得财务出现问题。所谓“吃不穷，花不穷，算计不到才是穷”，您一定要把自己的消费进行一番合理规划。

有时候冲动消费其实也不全是坏事，它可能会激励您去更加努力地工作，积极向上地多赚钱，这一点我们下面会提到。我们不能说省钱省到抠门，降低



自己的生活质量，但有规划的、理性的消费是需要提倡的。

消费也是投资！

如果通过消费能够刺激自己更努力地工作、打拼，那么可以说这种消费是有积极动力的，因为它会不断帮您推进您的“希望工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投资。比如夫妻去一次夏威夷，能让二人世界更加和谐甜蜜；买一件心仪已久的靓衫，能让您在例会上作演示时更见自信；上一个技能培训班，能让您在职场上更加游刃有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您说这是投资呢，还是消费？

在进行这种投资的朋友，他们其实是在为自己成功的远大目标设置一个推动力。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朋友或作为家人需要给予理解，并且能够做一些适度的鼓励。但也别弄为了买了一台单反相机让家里连锅都揭不开，这就做得太过了。也就是说，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鼓励这种出于兴趣爱好的消费。但是如果说只是纯粹地通过购物让自己快乐，或者是通过购物制造各种价值感、情感的满足，那就不宜提倡。我们需要的是用一些积极健康的方式，比如说多和朋友交流、沟通，多运动等方式来释放在生活、工作中所感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情绪情感压力、环境压力。

惊悚
悬疑

上世纪60年代，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我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一纸密令，我们不明目的、不明地点、不明原因，来到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该书描述了地心1200米深处令人窒息的秘密——勘探队员永生难忘的地质实录。整个故事神奇诡异、悬念迭出。

我们进入了一个四方形的房间

“已经找到一个发报室了，也证实了电报是从那台发报机里发出的，还要找这里干吗？”我问。“一般情况下，总发报室其实就是总司令部。”他道，“可能和这个有关系。”说话间我已经挤进了那个小窗内，里面的电缆非常多，不平均地分布在狭长的空间内，王四川在外面大叫我们小心，别触电了。

往里面爬了五六米就到头了，尽头是一面墙，墙上有电缆孔，电缆从孔里穿入，间隙都被水泥封死了。马在海拿起自己的水壶开始砸墙，很快墙竟然开裂了：“为了维修方便，这种隔离墙一般都是白灰浇的，看着很敦实，其实用指甲都能扒开。”

我们砸开了两道同样的隔离墙，最后进入到了电缆通道的尽头。马在海指了指身下的铁皮翻盖，抓住一边的电缆，用力踹了几脚，铁盖就撞开了。翻下去后面一片漆黑，用手电一照，发现我们是在某个房间的天花板上。这是一个四方形的房间，第一眼先看到一排古旧的巨大仪器，上面全是红红绿绿的指示灯和一些电闸，其中一面墙上挂着一块巨大的铁板，上面贴着大坝剖面。下面的铁箱上，比其他的铁箱多了很多按钮，像是一只操控台。房间的中间部分，列着四张



长写字桌，上面整齐地摆着电话和一沓沓文件，厚厚地覆盖着灰。

这里应该是大坝的控制室，即使不是，也至少是控制室之一。意外的是，我们没看到预想中的发报机，也没有发现这个房间有通往别处的门，竟好像是密封的。

马在海用手电照着天花板看电线的走向，最后指着地上的一块四个带着手腕粗细插销的铁板，把它翻了起来。下面出现了一道垂直的梯子。我心里还惦记着其他事情，准备速战速决，于是准备下去，一边的王四川拉住了我：“等等等等，有情况。”“什么情况？”我问。他指着对铁板上的大坝剖面图问道：“你看，这大坝两个角上，那两道竖的指示灯，是不是代表我们下来时的沉箱？”马在海点了点头：“对，应该是。”“这么说，控制这沉箱的开关，也应该在这里？”他道。我心里一个激灵，知道他想到了什么。

王四川用手电去照铁箱仪器上密密麻麻的按钮，然后靠近那些按钮后朝我招手，我凑过去一看，发现非常明显，这些按钮上，灰尘被擦掉的痕迹非常明显和新鲜，好像不久前有人使用过。“有意思。”王四川道，“难道这儿真的还有日本人？”

我并不认为这是残留的日本兵干的，因为这个地方到处是灰尘，只有这块操作面板上的灰尘被擦掉了，显然不是经常有人活动。但看上去，应该是有一个人，在近段时间来到这里，然后按下了按钮，操作了某些东西。王四川想了想，觉得有道理：“那会是谁呢，难道是上一批勘探队里那个我们还未找到的女人？”“暂时只有假设是她。”我道，“实在想不出别的可能性。”我继续分析：她一定非常熟悉这里的环境，到了

这里后，她知道铁板下的机器可以控制沉箱，所以没有一台台找，而是扫掉灰尘寻找哪个按钮用来启动和关闭——这些细节告诉我们，她一定遵循了某种指引，目的性很明确。

“看来，不管这人是谁，背景肯定有点问题，说不定是日本人的特务。”我道，“第一支勘探队的人员中有人被枪杀，可能就是那个特务干的。他们勘探任务的失败也可能是敌特破坏的原因。”

三个人都点头，王四川说这个女人踪迹不明，如今被我们发现了她活动的痕迹，说不定她就在附近，我们岂不是很容易就碰到她？王四川说我们现在得加倍小心。继续往下搜索，下面几乎是比上面大两倍的一个房间，这应该是大坝的指挥中心，墙上挂着巨幅的地下要塞平面图，在其中一张靠墙的长桌上，王四川还看到了一只麦克风。应该是广播台。

下来之后，我特意让他们不要走动，果然就看到地上有凌乱的脚印，一直通向两个方向，手电一照，一边是一道双开铁门，一边是一道暗绿色的木门。我们走过去打开木门，里面竟然是一间办公室，里面满是灰，到处都是被翻动的痕迹，我们没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只好又回到外面的指挥所，走向另一个方向的铁门。

推开双开铁门，外面是一道长长的走廊。手电照去，脚下一路过来又回去，显然这里有出口。不久后出现了几条岔路，拿捏不准的我们只得一条一条走。第一次的选择是错误的，尽头是一间配电房，里面全是电闸，我们不敢乱动，退回到分岔路口走第二条走廊，很快就到了一扇铁门前，同样是一道三防门，厚得要命。